

【长篇反腐小说】

局里局外

芝麻糊 ◎ 著

作者围绕一个荒诞故事，用荒诞的手法书写了一个真实的基层官场生态。

怪鱼一尾飞天来，局里局外大洗牌。

中国检察出版社

【长篇反腐小说】

局里局外

芝麻糊 ◎著

作者围绕一个荒诞故事，用荒诞的手法书写了一个真实的基层官场生态。

怪鱼一尾飞天来，局里局外大洗牌。

中国检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局里局外/芝麻糊著. —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5102 - 0246 - 9

I. ①局… II. ①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6903 号

局里局外
芝麻糊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检察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 (100040)

网 址: 中国检察出版社 (www. zgjccbs. com)

电子邮箱: zgjccbs@ vip. sina. com

电 话: (010) 68682164 (编辑) 68650015 (发行) 68636518 (门市)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20mm 16 开

印 张: 17 印张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0年4月第一版 2010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2 - 0246 - 9

定 价: 29. 80 元

检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楔 子	1
1. 突闻娃娃叫	3
2. 杏花雨纷飞	16
3. 热闹党组会	35
4. 飞鱼咬小手	43
5. 号子转一圈	50
6. 下访与上访	57
7. 雨夜书和鱼	70
8. 智办检举案	76
9. 鱼待投资客	83
10. 建议书出笼	90
11. 仨局长心思	98
12. 飞车李家寨	104
13. 会当凌绝顶	111
14. 密林情意蜜	118
15. 四对“野鸳鸯”	125
16. 鱼栖凤凰地	132
17. 酒醉三人行	139



18. 人鱼两相思	146
19. 走出新情况	150
20. 官商两相望	162
21. 摸鱼队进山	168
22. 再捉俩飞鱼	174
23. 鱼饵与鱼钩	181
24. 心头重担去	187
25. 书记来视察	194
26. 南柯一美梦	200
27. 开门的钥匙	206
28. 深夜读三国	214
29. 火线救大头	219
30. 两把小“蝌蚪”	226
31. 人鱼大混战	232
32. 形势太逼人	238
33. 官场三传闻	243
34. 辞旧好迎新	249
35. 美梦终成真	255
尾 声	261
后 记	266



局里局外 (长篇小说) ● 芝麻糊 著

楔子

“金山草，凤凰毛，金山飞鱼凤凰跑。”这是一首清河世代相传的民谣。

茫茫中原，有一古镇，镇扼东西要隘、南北要冲，向为兵家必争地、商贾聚散处。古镇境内有二山，一曰凤凰，一曰金山，两山相距百里，间生一条山涧，河水清清，经年流淌，润一方风物、泽一方人民，古镇因此得名清河。后历经沧桑演变，早先的清河古镇已成为今天海河市下属的一个县级市。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话说的真没错，清河的山就并不高，却因其多蕴藏奇珍已逐渐为世人所知。“金山草，凤凰毛”，不仅是说清河有两座山，更主要的是说金山上随随便便的一棵草都能珍贵如凤凰之毛。金山上的草有多少，你可尽最大努力去想象。由此当知金山上藏有多少奇珍了。

飞鱼便是诸多奇珍中的一种。

一般的鱼只能在水里游，金山的飞鱼不仅能像其他鱼一样在水中游来逛去，还能在陆地上攀爬奔跑。“金山飞鱼凤凰跑”说的是，清河的飞鱼虽一向生息在西边的金山上，但早些年，也有人在城边的凤凰山上看到过，清河人都说，那是金山的飞鱼跑到凤凰山玩耍来了。

飞鱼，非同于一般的鱼，其生具四肢，形似鳖鳄，能发出如人之声，故又称人鱼。飞鱼常伏于沟底阴洞，又间或上岸偷奔，性残，喜独居又离不开同类，既能挨饿却又贪食，有时竟以同类甚至亲幼为餐。



其模样、其残相，清河不少老人都曾亲见。

飞鱼并不仅存在于传说中。飞鱼也并不仅存在于山林中。话说这一日，一条静极思动的飞鱼豁然出洞，睥睨山野，饕餮鱼虾，东奔西突，最后竟流落官场……



1. 突闻娃娃叫

“蹦，蹦，蹦，再蹦我就一刀把你的头剁掉！”

“霍刷霍刷”的磨刀声终于将天色刷亮。

大老表伸直腰，手指在刀锋上蹭了蹭，舒了一口气。抬头看了看墙上那满身油渍的挂钟，时针正指向七点。

“咚咚”，“咚咚”，有人敲门。门缝里挤进听不太清的喊门声。

“什么？鱼？今天不要鱼，我这屋里满地蹦的都是！”虽说不要鱼，大老表还是快走几步，上前打开了门。

“啊，是大伯啊，怎么这一大早就来清河了？您快进来。”

大伯再走出那扇门时，已是八点。

八点，曾广农准时来到办公室。

除非出差在外，平时曾广农总是能在7：50至8：10之间到达办公室，前后相差绝不会超过十分钟。准点上班是曾广农这个建设局长始终保持的一贯作风，这一点，就像他所在的这个市多年来始终保持八点上班的作息制度一样风雨不变。

曾广农扫了一眼办公桌上一沓摆放得很整齐的文件，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按下开机键，然后坐下，习惯性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只要曾局长在家，人秘科提前将茶泡好也已成为一种惯例，这一惯例，甚至比机关人到八点就要上班的“惯例”还惯例。

曾广农正准备圈阅文件，放在桌上的手机却发出了收到信息的吱吱振动声。“欢迎曾局归来，并祝快乐！”文字后面还有一个笑脸样的符号。曾广农的脑海便随着这符号出现了规划建设科副科长司玉兰那张好看的笑脸。曾局长的嘴角歪了一下，笑了笑，按下了返回键，拿起笔，开始在文件上勾勾画画。最后他将其中中海置业关于凤凰湾问题的报告和市委关于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的决定两份文件单独拿了出



来，放在一旁。

闭目想了一会儿，曾广农便开始翻阅近两天的报纸，从《人民日报》到省报、市报，还有晚报，重点看了看《参考消息》的第一版和第八版，不过他总是觉得少了点什么。端起茶杯，他踱到窗前，推开窗，浏览着窗外。他看到了城西的凤凰山，看到了市府大院，看到了民政大厦，看了看这个城市高高矮矮、彼此错落有致的建筑。他站在这个八层的城建大厦的六层最东头朝外慢悠悠地看。别看这城建大厦只有八层，却是他所在这个县级市机关单位中的第一高楼，而且这楼是他曾广农建的，不仅如此，矗立在这个小城地面上的哪一幢像样的建筑，比如国税大厦，不是在他曾局长手上立起来的？八年啊，八年的建设局长岂是白当的？何况城建是个大摊子，是个惹人眼红的大摊子，也是个容易出事的大摊子，可曾某人的八年却是风平浪静的八年，平平稳稳的八年。

曾广农局长轻松又有点自豪地舒了一口气，踱回到办公桌旁坐下，又喝了一口清澈泛绿的“黄芽”，他忽然明白今天少了点什么了。多年来，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直是他审批账据的时候，也是他办公室最热闹的时候。固定一个时间审核报销也是他这个局长作出的规定。而在上个星期，他对党组进行了重新分工，他将自己原来直管的人秘和行财两个部门分给了两个月前从金山镇党委书记任上调来建设局任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的齐云生，自己不再有具体的分管。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很明白组织上的意图。对齐云生，组织部下的文是“中共清河市城乡建设局党组副书记”，这“党组副书记”五个字决定了齐云生的排名必然要在建设局已有的朱常海、郭薇和张志华三位副局长之前，就是第一副局长、常务副局长，也就是说齐应有相对更为重要的分管职权。另一方面，曾广农更明白，这第一副局长对齐云生来说也只是暂时的，他是冲自己这个位子来的，组织上“党组副书记”的安排，不过是让齐先熟悉熟悉，也有让自己扶齐一把、送齐一程的



意思。所以在齐云生来后两个月，曾广农就将人权和财权作了移交。

曾广农能够想象齐云生此刻应该和自己以前一样，正在忙碌地审批着各部门报送的各种单据，间或还会有有关酒店、宾馆、商店甚至小包工头等有关各色人等拿着发票赔着笑脸不时出入。这份“热闹”突然间没有了，自然会让人觉得少了点什么。但是曾局长相信，遇到大一些的款项、有疑问的条据，齐云生还会来请教请示自己，不管齐是个什么样的人，能在官场这么久，这点基本素质还是会有有的。

事实上，曾广农不仅将人权和财权交给了齐云生，局里的一般性事务也不再过问了，成了名副其实的“主持”。只不过这种轻松中多少有点尴尬的意味。尴尬，并不是因权力的移位，而是就像某种场合的排队，后面的人等着自己走，自己却不知往何处去。自四十一岁当上建设局长，今年已经四十八了，明年年初就要换届，下一步能去哪儿呢？再到别的局？自己不会去，组织上也不会有此考虑。进政府班子？一来自己年龄偏大，二来竞争太激烈，几乎是没一点可能。那么，最理想的就是到人大做个副主任。人大副主任嘛，不仅声望、地位仍在，还能在职级上上个台阶。如能如愿，还能为自己的官场生涯作一个很好的收尾。只是，虽然也作了努力，不仅市里，大市、省也都跑过，但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给自己一个明确的表态。

曾广农转了几下脖子——没事时或思考时就这么转上几下，也是他多年的习惯了——想起该给上海的施跃飞打个电话。施跃飞是广东人，先在广东做鞋业，后来又在上海开了家公司。公司的具体情况也不太清楚，曾广农是通过一个同学介绍与之认识的。上星期开完专题研究招商的党组会后，曾广农就和齐云生去了上海，在上海的六天都是这个施总接待、安排的。

现在，招商是官场最时髦也是最重要、最迫切的事。即使招不成也得跑跑，也叫推介；即使只和什么商人说上两句话、喝上一顿酒，也算功劳、也是成果，甚至还可宣称达成了意向性协议。施跃飞施总



不仅陪自己说话喝酒，还一陪就是六天，回来后打个电话道声感谢，应是最基本的礼节。曾广农拿起话筒正准备拨号时，人秘科科长欧阳志敲了一下门进来了。

欧阳志的身后是市委组织部的一名副部长。曾广农赶紧迎了上去，伸出双手：“部长过来招呼也不打一个，搞突然袭击？”

“那当然，我是来看看曾大局长的金屋里到底藏了几朵娇，哈哈！”副部长上前一步，握住曾广农的双手使劲摇了摇。

两人携着手来到外间的沙发上坐定。欧阳志已为副部长泡了茶，又将曾广农的杯子换了水并端到沙发边的茶几上，然后把门轻轻带上走了出去。临出门时，欧阳志很快捷地在副部长和曾广农的脸上扫了一下。

欧阳志回到五楼自己的办公室时，便看到了笑咪咪的司玉兰，“欧阳党组，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别瞎讲，不能乱扯。”欧阳志笑着直摆手。显然部长的到来司玉兰也看到了。建设局原来的纪检组长年初依市里政策适龄离岗后，这个位子一直在空着，增提欧阳志一事局里早有议论，组织部管干部的副部长亲自过来，谁都知道八九不离十是为了这事，这点，不仅司玉兰能看出来，就连欧阳志自己也是如此认为。

“欧阳组长不请，我请如何？晚上到山河土菜馆我们吃小河鱼。”司玉兰闪了闪她的大眼睛说。

“什么事？”

“怎么？请欧阳大科长小吃非得有事吗？”

“好，不问了，我准时到。”

“我们早点去，回头我喊你。”说完，司玉兰踩着皮鞋咚咚地回她的规划科了。望着司玉兰牛仔裤下绷得紧紧的、一晃一晃的屁股，欧阳志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

副部长确实倒是为纪检组长而来，但欧阳志想不到的是，组织部



这次来并不是为他。连曾广农也没想到，组织部推荐的会是别人。说是推荐其实就是安排，只不过副部长说的话比较委婉而已。不过也不是直接安排为纪检组长，而是为推荐的人先安排个监察室主任，以便下一步再任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组织部推荐的是市直工委的孙武。这个孙武，曾广农倒也知道，但不是知道孙武而是知道孙武老婆的故事。

副部长说：“孙武同志是个任劳任怨、各方面都很不错的同志，在县直都干了快二十年了，副科的问题还没解决，他自己也认为政治上没什么发展了，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单位等着离岗了，所以我们把他派了过来。当然，我也是先来征求征求你曾局的意见。”

曾广农和副部长对望了一眼，都想到了另一个人，但两人都没说破。曾广农说：“请部长放心，孙武同志来我们肯定欢迎，只是欧阳的问题还是请组织上能考虑一下。”副部长点点头说：“肯定，肯定，欧阳同志也是很不错的同志，也是老建设了，建设局党组的意见，我们会充分考虑的。”

送走了副部长，曾广农就把齐云生和朱常海、郭薇、张志华四位副局长都喊了过来，对组织部的意思进行了通报，告知大家：“孙武同志可能这两天就要到岗了，即使大家有不同的想法，也要与组织上保持一致，意见可以保留，但首先要服从组织，要有组织性和原则性。”讲完后，又把朱常海单独留了下来，因为这段时间局里的纪检监察工作一直是由绰号“朱呼噜”的朱常海在代管。曾广农要朱常海与孙武搞好对接。想了想，曾广农又让朱常海抽时间做一下欧阳志的工作。对朱常海这个老资格的副局长，曾广农一向很客气，或者说是尊重，起码，面子上很尊重，让朱常海做欧阳的工作时，和往常一样用的是“请”字。

朱常海知道，这个纪检组长的位子曾广农是意属欧阳志的，而且班子也形成了共识，并向组织部作了专门推荐，这点不仅欧阳志知道，



全局人也都知道。欧阳这个人在机关中属于那种谨言慎行的人，也有点胆小，处理事情缺了一份泼辣，但做人秘还是很称职的。在城建这个大摊子中，人秘算是最清水的部门，曾广农做了八年局长，欧阳跟了八年，这点老曾心里有数，老曾也肯定是真心想拉欧阳一把的，只是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孙武来。这对欧阳来说，不能不说是个打击。

建设局几位局长的办公室并不在同一层，而是与各自分管的部门在一起。二楼是几个业务科室，朱常海是从技术员一步一个脚印干上来的副局长，他的办公室就在二楼的最东头。

朱常海回到办公室还没坐定，规划科司玉兰副科长那满脸娇笑的头就伸了进来：“朱局今晚没安排吧？我想请您吃小吃。”

在朱常海副局长眼里，这个三十刚出头的司玉兰，是个大方、热闹的女子，经常与同事们一起吃饭、唱唱歌，人缘好，业务水平也不错，但平时很少与自己接触。今天怎么啦？朱常海一笑说：“你们年轻人玩吧，我就不去搅和了。”打去年以来，因为知道自己就快要离岗了，朱常海就更少参与各类应酬了。

“怎么啦，朱局不给面子？不行，晚上在山河土菜馆恭候，你不去我们就都不吃，看你可忍心，呵呵。”说着司玉兰又给朱常海捧在手里的茶杯添了点水便走了。

下午五点半，当朱常海赶到山河土菜馆时，司玉兰和欧阳志以及招标投标中心主任阚闯、行财科科长程文序四人正在“斗地主”。见朱常海到了，司玉兰赶紧站了起来，把手中的牌塞给朱常海，说：“朱局你来，这牌好得很，菜还得等一会儿。”

打了一会儿牌，油炸小河鱼等各色土菜就上来了。司玉兰将朱常海扶到上首坐定，朱常海问：“小司，今天到底是什么题目啊？”虽然局里各科室也经常这样吃小吃，但一般并不喊领导，朱常海知道这司玉兰肯定有个什么名目。

司玉兰边开酒边把她那张天天都笑眯眯的脸往上一扬，说：“今天



是什么节目朱局最清楚啊。”将朱常海的酒杯倒满后，又将其他人的酒斟好，“朱局装马虎，我们就闷着喝，呵呵。”端起酒杯，她在欧阳志、阚闯、程文序的脸上扫了一圈，说：“我们先共同敬朱局一杯好不好？”头一昂，带头把酒干了，并把杯底亮了亮。

朱常海说，大家一起喝，站起来把酒也干了。

大家轮流向朱常海敬酒，他是举杯必喝，且喝必满杯。朱常海这个副局长之所以能有那么高的威信，除了资历、业务和为人外，还有就是这酒风。当然，这最后一点是他自己总结的，也是他最自得的。除了确有酒量外，朱常海总认为，在喝酒这件事上，要么不喝，要喝就实实在在，实在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的一份尊重。在喝酒时，朱副局长尤其不会和下属摆什么领导派头。

朱常海又回敬了欧阳志等人一圈后，说：“大家都喝，不要老是敬我，你们相互也要喝。”他看了看欧阳，发现欧阳的兴致也很高，正和司玉兰等人边打酒官司边说着半荤不素的笑话，就明白欧阳到现在还不知道组织部今天来局里的真实意图。

两个多小时过去，已喝得有点过量的朱常海站了起来，说：“都差不多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满脸酡红的司玉兰乜了朱常海一眼说：“朱局急走？还有重要节目没进行呢。”然后转过身大喊：“服务员，拿上来。”

服务员端上来的是一个硕大的蛋糕，又把一支支蜡烛点燃。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欧阳和阚闯、程文序相互看了看，又看看朱常海，只见朱局长也很茫然。

司玉兰接过蛋糕，往朱常海面前推了推：“朱局，请您闭上眼睛，吹上一口仙气。”

朱常海愣了半晌，说：“我只有酒气，可没有仙气，哈哈。”然后对着蜡烛，猛吹了一口。

就在这时，静立在一旁的程文序竟忽然听到了隐隐的两声娃娃叫。



点上一支烟，齐云生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惬意和轻松，再次翻了翻前天审批账据时被自己抽下的两张发票，拿起电话又放下了。

这两张据，一笔金额 3890 元，是质监部门业务上的费用，手续上不太规范；另一笔是只有 100 多元的办公用品票据，却没有具体内容。齐云生准备起身是拟到曾广农办公室去，向曾广农说一下。这一说的内涵并不是打小报告，也不是大惊小怪，而是告诉即将被取代的前任：我很尊重你，你只要还在位，哪怕只剩一天，你都仍是“一把手”，我只是你的助手。想打电话，是拟让两个“问题发票”的部门负责人上来，点一点他们。对下属，这样的時候点一点，就无疑是告诉他们：对这个新来的、未来的“一号”，还是小心一些为好。当然，只需点一下即可。

但这两样，齐云生都没做，不是不做，而是他要缓做、找个合适的机会“顺便”做。而且，他现在也不想让这样的小事来冲淡眼前这份轻松和惬意。

齐云生把他那平添几分儒雅之气的眼镜向上推了推，然后往椅背上一靠。在市委办的那几年是服侍人的，一个领导一个脾性，做人总是小心翼翼，总是在捉摸别人、适应别人。而在金山做书记的一年多里，虽说只一年多时间，但乡镇的事千头万绪、大事小事最后总都能找到自己这个当书记的头上，尤其现在的百姓，许多年轻人都到外面打过工、见过世面，一点也不像以前“好盘”了，整天这事那事缠得你很烦、真累。还有另一份累，那个在外面做工回来在金山开了个 KTV 的菊，笑起来确实就像一朵菊，一朵独自绽放于荒野的那种灿烂的菊，可缠起人来却像葛根老藤，有点让人窒息。现在嘛，呵呵，既不用揣摩别人，也摆脱掉了那么些烦人的事，除了那朵菊偶尔还有电话，还会在来市里时诉诉“别情”外，一切都远去了，想不轻松惬意怕也不成呢。

咚——咚咚，有人敲门，是那种轻重和节奏有度、明知室内有人



而出于礼貌而敲的敲门声。齐副局长端了端身子，说：“啊，进来。”

一阵轻缓的脚步来到办公桌旁。“齐局，忙啊，有没有空，我把局财务有关情况向您作个汇报？”

齐云生把头从曾广农批来的那份招商文件上抬起。“啊，文序呀。”

说起来这程文序应是齐云生在本地认识的最早的人，比认识妻子胡铁云都要早。当年在师院读书时，三人同届，胡铁云和程文序是同班，后来齐云生和二班的胡铁云谈起了恋爱，与既是同学又是自己恋人老乡的程文序自然就更亲近了。再后来，来自江南一偏远山区的齐云生追随胡铁云来到清河时，一毕业就分在建设局的程文序又可谓是其除妻子外在清河熟识的“第一人”，方方面面也确曾得到过程文序的不少关照，尤其是孤独寂寥时的相陪。即便在齐云生任金山镇书记时，两人也常以同学身份相往来。但在齐云生调任建设局副局长后，程文序却不再称他“老同学”了。

“坐吧，文序。”齐云生瞅了一眼程文序手中拿的一沓表格，“过两天吧，我这两天有点忙。”其实就是程文序不主动来汇报，齐云生肯定也是要主动查问的，分管财务的局长不可能不去掌握机关的财务状况。

程文序没坐，说：“好好，等齐局有空时我再来。”虽这样说，却并没走，而是在原地做着一种原地踏步走似的动作。

齐云生又抬头看了看，说：“坐吧。”

程文序想了想：“不坐了，齐局，您忙。”转身把门带好走了。

程文序这一进出，让齐云生的思绪从漫想中收了回来，觉得应该去和朱常海聊聊，于是拿着那份招商文件来到了二楼。

朱常海不在办公室。当齐云生回五楼时，在电梯里遇到了笑语嫣然的司玉兰。



齐云生电梯邂逅司玉兰之时，朱常海正在老城拆迁现场会上聆听市领导的讲话。

“各单位、各部门，尤其是我们的领导同志，一是要充分认识老城拆迁的重要性。一个问题的解决首先就在于领导的认识是否到位；二是要充分认识到老城拆迁的迫切性。老城拆迁不仅事关我们城市建设的形象，更关系到我们广大百姓的小康生活；三是要充分认识到老城拆迁的复杂性。要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

要是在往日，这样的讲话，朱常海说不定就要打呼噜了——他“朱呼噜”的绰号就是因其开会时常打呼噜而来——今天没“呼噜”，是因为有一件事他一直没想通。这两天来，他一直都在想那个司玉兰是怎么知道自己“生日”的问题。虽然自己户口簿上记载的出生日期确为4月10日，但那是个“历史错误”。当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登记时，全家人报的都是农历，自己真实的生日是农历四月初十，而不是公历4月10日。而且，自己也从没有过生日的习惯。当然，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困扰朱常海的是，自己的“生日”，这个女下属是怎么知道的？给领导过生日又是什么意思？朱常海当然知道不会是男女间的那种“意思”，但不是这种意思又是什么意思？忽然间，朱常海有点明白了。女下属是有心人，她为了瞅上司的生日肯定很是花了一番心思和工夫。为上司过生日嘛，既能表示尊重和抬举上司、博得上司好感，又能借机与同事热热闹闹、拉近与同事的关系，聪明女人啊！只是，那些不是领导的同事的生日不知这女人是否能记得、是否会为其过？甚至，其父母、其丈夫的生日她又是否记得、是否会为其过？想到这儿，朱呼噜差点吐了出来。

他站起身去了一趟厕所，才慢慢平静下来。

他又静下心来认真听领导讲话。讲话的，是清河市市委副书记刘永久。朱常海突然觉得有些惭愧，惭愧自己在官场混了几十年了，竟这样没有定力：就像这只要一开会就会说上个正确无比的一二三的领